

苏联青年作家小說集

蘇聯青年作家小說集

PDG

苏联青年作家小說集

下

苏 玲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靜靜的早晨

尤·卡札科夫

睡意朦朧的雄鸡才刚刚报过晓，小屋里还黑着呢，母亲还没有挤牛奶，牧人也还没有把牲口赶到草地上去，雅什卡就已经醒了。

他坐在床上，瞪大了眼睛朝蒙着水汽的发蓝的小窗户和发着白光的爐灶望了好久。天亮以前的瞌睡最香了，头倒在枕头上抬不起来，眼睛也困得睜不开，可是雅什卡克制住了，他扶着板凳和椅子，跌跌撞撞地在小屋里走来走去，找他的短褲和衬衣。

雅什卡喝完牛奶，吃完面包，在前厅拿起釣竿就上門廊去了。村子像裹着一床大絨毛被似的隱沒在霧里。近处的房子还能看見，远处的就都成了依稀可辨的黑点，更远，靠河边的地方，就什么也看不見了，而且，仿佛小山坡上根本沒有风磨，地平綫上也根本沒有消防了望台，沒有学校，沒有树林……一切都消失了，暂时隱沒了，雅什卡的小屋竟成了这靜僻的小天地的中心。

有人比雅什卡起得还早，用錘子在鉄匠鋪附近捶什么；金属清脆的响声透过雾幕传到看不见的大粮仓那边，从那里再传回来的时候，声音就变弱了。听起来仿佛是两个人在敲，一个声音大些，一个声音輕些。

雅什卡跳下門廊，一只雄鸡朝他脚下扑过来，他用釣竿对着鸡揮了一下，就迈着小快步往干草棚走去。他从草棚的木板底下抽出一把上锈的镰刀，用它挖起地来。他刚一挖就挖出凉嗖嗖的蚯蚓来了，有的发紅，有的发紫。粗粗細細的蚯蚓都連忙朝挖松的土里鑽，不过雅什卡还是抓住了，不一会儿功夫他就抓了几乎滿滿一罐。他往蚯蚓身上撒了些新土，就順着小路往下跑，翻过篱笆，从房后朝一个草棚奔过去，他新交上的朋友沃洛佳就睡在棚里。

雅什卡把沾滿了土的手指放到嘴里，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啐了一口唾沫，就側耳傾听起来。一点动静也沒有。

“沃洛佳！”他喊道。“起来呀！”

沃洛佳在干草堆里动起来，稀里喇拉地忙活了好一陣，这才踩着沒有系鞋带的鞋，笨手笨脚地爬下来。刚睡醒觉起来，还是滿脸睡相，像瞎子一样显得呆滯，毫无表情，头发里都是干草屑，衬衣里想必也是干草屑，因为沃洛佳已經下来，站在雅什卡身边，还不停地扭他的細脖子，聳肩膀，抓脊背。

“不早嗎？”他沙着嗓子問了一声，打了个呵欠，晃了

晃脑袋，就用手抓住梯子。

雅什卡火了，他整整早起了一个钟头，挖了蚯蚓，把钓竿也拿来了……而且，老实说，他今天还是特别为这个小家伙才早起的呢，打算带他到鱼多的地方，可这个小家伙不但不感谢，不夸奖，反倒还嫌“早”！

“有人觉得早，有人并不觉得早！”他愤愤地回答着，用轻蔑的目光把沃洛佳从头到脚扫了一眼。

沃洛佳望了望外边，顿时高兴起来，两眼光采四射，他连忙系起鞋带。可是雅什卡却觉得早晨的美全都被破坏了。

“怎么，你还穿着皮鞋去呀？”他轻蔑地问着，朝自己光脚上蹿起的一个脚趾望了一眼。“要穿套鞋吗？”

沃洛佳脸红了，他没有言语，又接着系另外一根鞋带。

“是啊……”雅什卡把钓竿靠在墙上，不愉快地说。“你们在莫斯科大概是不打赤脚的……”

“那又怎么？”沃洛佳从下边望了望雅什卡那张气得很滑稽的宽脸。

“没什么……赶快跑回家把大衣拿来……”

“我就去！”沃洛佳咬紧牙说着，脸显得更红了。

雅什卡觉得很没趣。他何必多管闲事。柯尔卡，任卡·沃龙柯夫怎么样，他们都是打鱼的，可就连他们也承认整个农庄再没有比雅什卡更好的打鱼能手了。只要他

肯領他們去，他們就請他吃蘋果！可是這一位呢……昨天一來就文縐縐地……“請，請……”得痛痛快快揍他一頓還是怎的？還得跟這種從莫斯科來的人打交道，他呀，怕是連魚都沒亲眼見過，去釣魚還穿着皮鞋呢！……

“你把領帶打上，”雅什卡挖苦說，沙着嗓子笑了一聲。“你要是不打領帶跟我們這里的魚打交道，魚會發脾氣的。”

沃洛佳总算把鞋帶系好，气得直煽動鼻孔，眼睛茫然地盯着前面，走出草棚。他已經准备好不去釣魚，而且大哭一場，可是他多么盼望这个早晨啊！雅什卡不乐意地跟在他背后走出来，俩人默默地誰也不望誰，就一道走了。他們順着村子走着，霧幕散去了，一所所房子、草棚、學校和養畜場长长的一排排乳白色的建築都一一展現在他們眼前……仿佛主人是个吝嗇鬼，只讓你看一分鐘，然后就緊緊地遮住了。

沃洛佳难过极了。他一边怪自己回雅什卡的話太冒失，一边又生雅什卡的气，这时他觉得自己又笨，又委屈。他觉得自己笨得丟人，为了多少能排除一些这种不愉快的感覺，他把心一橫，想道：“算了，由它去吧……讓他去譏笑吧，以后可要他們領教一下，我決不准他們笑話我！光着腳走就了不起了！多神氣！”可是他同时又怀着嫉妒甚至羨慕的心情毫不掩飾地望了望雅什卡的光腳，裝魚用的麻包和專門為打魚才穿的補了补丁的短褲和灰衬

衣。他还嫉妒雅什卡黝黑的皮肤和他走路的特别姿势。雅什卡走起路来，连肩膀带肩胛骨，甚至耳朵都在活动，许多乡下的孩子们觉得这种走路的姿势特别威风。

他们走过一口井，旧井架上生满了青苔。

“慢着！”雅什卡冷冷地说。“喝口水！”

他走到井台上，弄得鏈子嘩啾嘩啾直响，拉上沉甸甸的一木桶水，贪婪地俯下身去。他并不想喝水，不过他认为没有比这再好的水了，因此每次路过这口井，他总要大大享受一番。水从桶里泼出来，溅到他的光脚上，他于是把脚蹯起来，喝了又喝，偶然停下，大声喘一口气。

“喏，喝吧！”他用袖子擦着嘴，终于对沃洛佳说。

沃洛佳也不想喝水，不过为了不再惹雅什卡生气，他服服贴贴地朝木桶弯下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来，一直喝到凉得连后脑勺都觉得痛了为止。

“水怎么样？”等沃洛佳下了井台，雅什卡得意地问。

“太好了！”沃洛佳瑟缩着说。

“莫斯科大概没有这种水吧？”雅什卡不怀好意地眯着眼睛说。

沃洛佳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咬紧牙吸了一口气，带着和解的意味笑了笑。

“你钓过鱼吗？”雅什卡问。

“没有……就是见过别人在莫斯科河里钓鱼，”沃洛佳压低了声音说着，怯生生地朝雅什卡望了一眼。

他这一承認，雅什卡倒多少軟了一点，他摸了摸装蚯蚓的罐子，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說：

“昨天我們的俱乐部主任在普列尚斯基的深水里看見鯰魚了……”

沃洛佳的眼睛放起光来。

“大嗎？”

“好說！約有两米……也許一共有三条，夜里看不清楚。我們的俱乐部主任吓坏了，还以为是鰐魚呢。你不信？”

“撒謊！”沃洛佳高兴地說着，聳了聳肩膀；但是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毫无疑問，他是相信的。

“我撒謊？”雅什卡惊奇地說。“你要乐意，咱們今天晚上就去逮！怎么样？”

“行嗎？”沃洛佳滿怀希望地問着，連耳朵都紅了。

“有什么不行的……”雅什卡啐了一口唾沫，用衣袖擦了擦鼻子。“我有魚具。能逮着好多青蛙，泥鰍……咱們挖上够一早一晚用的蚯蚓，那里还有大头鱖呢！夜里点上篝火……去不去？”

沃洛佳高兴得要命，他这时才感觉到早晨出来走走太好了。呼吸感到輕松，暢快，真想在軟綿綿的路上拚命飞跑，高兴得大跳，大喊！

后边是什么声音，那么古怪？是誰在牧場上一次又一次拨弄着繃紧的琴弦，清晰而有节奏地唱着？他在什

么地方也曾經有过这种感觉？也許，不曾有过？可这种欢快、幸福的感觉为什么竟这样熟悉？

田里是什么响得那么厉害？是摩托車？沃洛佳用詢問的目光望了雅什卡一眼。

“拖拉机！”雅什卡神气十足地回答說。

“拖拉机？可为什么軋軋响呀？”

“是在起动呢……馬上就要开动了……你听。喏，喏……听见了嗎？嘟嘟响起来了！这不是，現在开走了……这是費佳·柯斯兑辽夫，点着灯翻了整整一夜，睡了一会儿，又来了……”

沃洛佳朝拖拉机响的方向望了一眼，立刻問：

“你們这里的雾总是这么大嗎？”

“不……有时候天气好。再迟一点，快到九月的时候，就該打霜了！不过雾里还是能打魚，釣得上来！”

“你們这里都是什么魚？”

“魚么？什么魚都有……深 水 里 有 鯽 魚，狗 魚，还有就是……鱸魚、斜齿鰻、鰻魚……还有冬穴魚。你知道冬穴魚嗎？跟小猪一样。可肥了！我头一次逮着的时候，我都吓傻了。”

“能逮着好多嗎？”

“嗯……那可沒准。碰上有时候能打五公斤，可有时候，只够喂猫的。”

“这是什么声音？”沃洛佳停下脚步，抬起头来。

“这个？这是野鴨子在飞……小水鴨。”

“啊，……知道了。这是什么？”

“这是鵝叫……是朝娜斯佳大孀菜园子里的花楸树上飞的。你逮过鵝嗎？”

“从来也沒逮过……”

“米什卡·卡容諾克有一个网，过几天咱們去逮。鵝可貪吃了……成群地在田里飞，拣拖拉机底下的蚯蚓吃。你安上网，撒上花楸果，然后躲在一边等着。只要一飞来，一下子就能网住五六只……这种鳥可有意思了……当然不是每只都好玩，可有的真能叫……我有过一只鵝，养了一冬天，什么都会，又会学火車头叫，还会学鋸东西的声音……”

村子很快就落在后边，周围是无垠的低矮的燕麦，前面隱約可以看到一片漆黑的树林。

“还要走很久嗎？”沃洛佳問。

“快了……馬上就到了，快点走吧，”每次雅什卡都这样回答。

他們来到小山坡上，向右一拐，順着山沟下坡，然后沿小路穿过一片亚麻田，眼前突然出現了一道河。河不大，岸上长滿了爆竹柳和白柳，水声淙淙，河里有許多黑色的，很深的漩涡。

太阳终于升起来了，一匹馬在草地上尖声嘶叫着。周围很快豁亮起来，泛着紅光。云杉和灌木丛上的灰白

色的露珠看得更清楚了，雾幕开始移动，变得渐渐稀薄，很不乐意地露出了干草垛和浓雾衬托下的一片现在已经离得很近的黑色的树林。鱼儿戏水。漩涡里偶然传来低沉的鱼儿跃声，河水拍溅起来，岸边的芦苇静静地摆动着。

沃洛佳已经准备好这就钓鱼，可是雅什卡却顺着岸边一直朝前走。他们几乎齐腰的地方都被露水湿透了，雅什卡终于小声说：“就是这地方！”说着就下到水里。他下的时候不小心，一块块湿土从他脚下落下去，躲在附近的野鸭顿时呷呷叫起来，拍着翅膀，飞起来，从河上掠过，消失在雾里。雅什卡缩着脖子，像鹅一样叫起来。沃洛佳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跟着雅什卡背后跳下去。他朝周围一看，黑洞洞的漩涡使他感到惊奇。散发着一股潮湿的、泥土的和腐烂的气味，茂密的白柳几乎遮住了整个天空，尽管树梢已经被阳光照得泛着红光，透过雾幕已经可以看到湛蓝的天空，可是在这里，在水上却显得潮湿，阴冷。

“你知道这里有多深吗？”雅什卡瞪圆了眼睛说。“这里没有底……”

对岸传来一声啞哑的鱼儿跃声，沃洛佳朝后退了一步，哆嗦了一下。

“谁也不在这个深水坑里洗澡……”

“为什么？”沃洛佳有气无力地问。

“吸入……只要你脚一下去，就完蛋了……水跟冰一

样，把你往下拖。米什卡·卡容諾克說水底有章魚。”

“海里……才有章魚呢，”沃洛佳不相信地說着，又往后退。

“海里……你又知道！米什卡看見过：有一次他去釣魚，路过这里一看，正好水里冒出两根触須，朝岸上拱……你猜怎么？米什卡拔腿就往村子里跑！当然他是撒謊，我知道他，”雅什卡突然下了这么个結論，擱起魚鈎来。

沃洛佳打点起精神来，雅什卡却已經把章魚的事忘了，他不耐煩地望着水面，每次魚一跳起来，发出很大的声音，他的脸上就露出特別紧张的表情。

他把魚鈎擱开，递一个給沃洛佳，往他的火柴盒里装了些蚯蚓，然后递了个眼色，暗示他該在什么地方釣。

雅什卡抛下魚餌，手沒有松开釣竿，焦急地注視着漂子。沃洛佳差不多也同时把自己的魚餌抛出去，可是釣竿一下就挂到白柳枝上了。雅什卡狠狠地瞪了沃洛佳一眼，小声罵了他几句，当他再把目光轉到漂子上的时候，漂子不見了，只見一團圈淡淡的水紋。雅什卡連忙用力一拽，把胳膊慢慢往右移，他已經感覺到魚在水底下很有弹性地摆动着，但是魚綫的张力突然松弛了，空鈎鈎叭地一声从水里跳出来。雅什卡气得直发抖。

“跑了？跑了……”他小声嘟囔着，用湿手重新往魚鈎上装了一段蚯蚓。

他又把魚餌拋下去，依旧不放开釣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漂子，等魚上鉤。但是沒有魚上鉤，甚至連魚跃的声音都听不見了。雅什卡的手很快就痠了，他把魚竿插到軟軟的岸上。沃洛佳望了望雅什卡，把自己的釣竿也插到泥里。

太阳越升越高，终于照到这个阴暗的深水蕩里来了。水面立刻閃着耀眼的光波，叶簇、花草上的露珠也閃爍起来。

沃洛佳眯起眼睛望着自己的漂子，后来又朝四下望了望，犹疑地問：

“怎么，也許魚都游到另外一个坑里去了？”

“很清楚！”雅什卡气吁吁地回答說。“那条魚一跑掉，把所有的魚都吓坏了。准是一条大魚……我一拽，馬上就把我的胳膊往下一拉！也許够一公斤呢。”

雅什卡放掉一条魚，他自己覺得不好意思，可他总是这样，把自己的罪过推到沃洛佳头上。“还釣魚呢！”他心里想。“笨手笨脚……要不就一个人釣，否則就要跟內行的人在一块儿，你才来得及拉……”他刚要想說点什么，刺刺沃洛佳，可漂子突然动起来，他連忙抓住釣竿。他像連根拔一棵树似地用力把釣竿慢慢从土里拔出来，悬空举着，稍稍朝上抬了一些。漂子又动了一下，側过来，好不容易待了一下，又翻过去了。雅什卡喘了一口气，朝沃洛佳瞟了一眼，只見沃洛佳脸都白了，慢慢地站起身来。

雅什卡热起来，鼻子和上嘴唇上直冒小汗珠。漂子又动了，漂到一边，沉下去一半，接着就不见了，只剩下几丝细细的水纹。雅什卡像刚才一样，轻轻扯了一下钓竿，然后立刻把钓竿往前一送，想把钓竿拉直。鱼线划了一道曲线，漂子颤动不止，雅什卡稍稍直起腰来，用另一只手抓住钓竿，觉得下边不断在用力扯动，他于是又慢慢把胳膊往右移。沃洛佳连忙跑到雅什卡身边，失望地瞪圆了眼睛，小声喊起来：

“拉呀，拉呀，拉呀！”

“走开！”雅什卡朝后退着，不住地跺着脚，沙着嗓子说。

这条鱼突然跃出水面，露出银光闪闪的宽宽的鱼身，用鱼尾使劲地扑打着，掀起一片瑰色的水花，然后又鑽到冰凉的水底去了。雅什卡用肚子顶着鱼竿，一边朝后退，一边喊：

“瞎说，跑一不一了！……”

最后他把上钩的鱼拉到岸上，把它往草上一摔，一下子扑到鱼身上。沃洛佳嘴里直发干，心里噗通噗通直跳……

“你钓着一条什么？”他蹲下问。“让我看看，你钓着一条什么？”

“鲷鱼！”雅什卡兴高采烈地说。

他小心地从肚子底下抓出一尾凉丝丝的大鲷鱼，把

充滿了幸福的大方臉轉過去對着沃洛佳，剛要沙着嗓子笑出聲來，可他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眼睛吃驚地望着沃洛佳背後，打了一個寒噤，喊起來：

“釣竿……看呀！”

沃洛佳回頭一看，只見他的釣竿松下一塊土，慢慢朝水里滑過去，有一個東西在拚命扯釣絲。他跳起來，絆了一跤，跪着爬到釣竿旁邊，連忙抓住它。魚竿彎得厲害。沃洛佳把蒼白的圓臉朝雅什卡轉過去。

“拉住了！”雅什卡喊道。

可正在這時，沃洛佳腳下的土動了，往下陷，他一下子站不穩，松开魚竿，像搶球一樣，用手亂抓，啊地高喊了一聲，就掉到水里去了。

“笨蛋！”雅什卡難過得扭歪了臉喊道。“簡直是笨蛋！……”

他跳起來，抓起一塊帶着草的土，準備等沃洛佳一露头，就朝他臉上摔過去。可他朝水上一看，就楞住了，他頓時感到夢中體驗過的痛苦感覺：沃洛佳在離岸三米遠的地方拍打着水，兩眼鼓出來，蒼白的臉對着天空，喘着氣往水里沉。他拚命想喊什麼，可嗓子堵住了，只聽見：“哇……哇……”的聲音。

“要淹死了！”雅什卡害怕地想。“拽他呢！”他甩掉那塊土，往褲子上擦了擦粘手，覺得腿發軟，就往上走了几步，離水遠一些。他腦子里即刻浮現出米什卡說的水底

大章魚的故事，于是怕得胸脯和肚子直发凉，他知道沃洛佳被章魚抓住了……他脚下的土松了，他用颤巍巍的双手扶着，跟梦里完全一样，吃力地一直朝上爬去。

雅什卡听见沃洛佳可怕的喊声，于是连忙跑上草地，朝村子里奔去，可他还没跑出十步，就突然停下来，仿佛絆了一跤似的，觉得怎么也跑不动了。附近一个人也没有，找不到一个帮忙的人……雅什卡把衣服上所有的口袋全都仔仔细细掏了一遍，想找点绳子什么的，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脸色苍白，只好悄悄朝水坑走过去。他走到崖边，朝下一看，以为一定很可怕，可又盼着事情过去了，没出什么差错，他一望，又看见沃洛佳。可这时沃洛佳已经不在打水，他几乎全都沉到水底下去了，只露出头直竖的头顶……他的头沉下去又露出来，沉下去又露出来……雅什卡死死地盯住沃洛佳的头顶，解开短裤，脱掉，就往下跑。他一脱掉短裤就光穿着一件衬衣，斜挎着一只口袋，跳到水里，两下就划到沃洛佳身边，抓住他的胳膊。

沃洛佳也即刻抓住雅什卡，连忙用手去抓衬衣和口袋，扑到他身上，一边用怕得不像人的声音继续“哇，哇”地喊……水直往雅什卡的嘴里灌。他觉得自己的喉咙被卡得死死的，于是拚命把脸往水面上伸，可是沃洛佳不住地直发抖，继续抓住他，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到他的身上，想往他肩膀上爬。雅什卡喘着气，咳着嗽，呛咽着，一口

口地吞着水，他突然怕得要命，眼前直冒紅紅綠綠的金星。他明白沃洛佳要把他淹死了，明白他自己要死了，于是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掙扎着，跟沃洛佳一分鐘前那样，怕得不像人似地喊起来，用脚踹沃洛佳的肚子，浮出水面，透过从头上流下来的水看见一輪紅日，他依旧感到沃洛佳压在自己身上，于是把他甩开，用手脚拍着水，溅起汹涌的浪花，怀着恐怖的心情朝岸上冲去。

直到用手抓住岸边的野姜，他才想起朝后看。搅浑的水荡平静下来，水面上什么人也沒有了……一串汽泡欢快地从水底冒上来，雅什卡的牙齿直打颤。他朝四下一看，阳光灿烂，灌木的叶簇和白柳都閃閃放光，花丛中的蜘蛛网也閃爍着彩虹般的光，鵲鴿栖到上边的圓木上，搖着尾巴，用一只亮閃閃的眼睛望着雅什卡，一切都和原先一样，周围一片肃穆，万籁俱寂，大地上是靜靜的早晨，就是刚刚，不久以前才发生了这件可怕的事情，刚刚才有一个人被淹死了，而且是他，是雅什卡揍了那人，把那人淹死的。

雅什卡眨了眨眼，松开野姜，聳了聳湿衬衣下边的肩膀，隔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几口空气，就泅下水去了。他在水里睁开眼睛，起初什么也看不清，周围尽是一些模模糊糊的黄色和綠色的点在跳动，还有些水草在阳光下閃着光。但是阳光照不到水底……雅什卡再往下泅，手和脸碰着水草，又游了一陣，突然发现了沃洛佳。沃洛佳